

小说卷 I

中国 现当代 文学作品精选

主 编 高永年
副主编 杨洪承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精选. 小说卷 / 高永年主编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506-0250-2

I. ①中… II. ①高… III. ①小说集—中国—现代—
高等学校—教材②小说集—中国—当代—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I2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3883号

- 书 名**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精选·小说卷
主 编 高永年
责任编辑 王华宝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浦口大桥北路京新村 546号 邮编:210031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9.375
字 数 521千字
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0250-2
定 价 39.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25—58849828)

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品牌与特色专业建设项目

序

朱晓进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应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的必修课程。对于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而言,这门课的重要作用其他课程难以取代的。该课程的教学内容,即对所选作品的讲授,表面看来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有所重合,所以曾一度被一些高校取消,但取消后随之出现的问题便接踵而来。首先是教学方面的问题。原本这两门课的分工非常明确,二者无论在知识传授还是能力培养抑或方法训练上,均有不同的层次性要求。“作品选读”主要是通过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性讲授,培养学生研究和分析文学作品的能力,以及鉴赏文学作品的审美眼光,其讲授的重点在具体的作品文本;而“文学史”则在系统性、整体性方面有着特别的要求。前者是后者的必要铺垫,而后者是对前者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整体提升。将“作品选读”取消,只讲“文学史”,这给文学史的讲授带来的直接麻烦是,限于文学史的整体性要求,如果不时地旁生枝节花太多课时去具体讲解大量作品(事实上课时也不够),容易导致“史”的线索和脉络的中断,使文学史课程变得支离破碎;而置许多经典作品的具体分析于不顾,则也容易使学生缺少对作品的具体感受,从而也难以对文学史做到深入把握。其次从学生学习的角度来看,如果缺少了“作品选读”课程这个阶段,容易造成能力培养和方法训练上的重要缺陷,致使学生只见

森林不见树木,对拉构架、搭框架很内行,而在涉及具体作品时则往往缺少有效的解析能力和办法。这些问题近年来逐渐引起了各高校的重视,在高校中文课程设置中恢复“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课,已成普遍趋势。

要开设好“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课,首先要有一部好的教材。这里所谓的“好”,主要是指教材的选目、体例等,要与课程的教学目标和教学要求相符合。就目前国内已有的教材来看,其中不乏精善者,但多数教材(或曰选本)存在不少问题。例如,过分追求所选作品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对应,而忽略了“作品选读”课对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方法训练的独特的层次性要求。这样的作品选本,作为“文学史”的附属参考教材是可以的,但靠它难以完成“作品选读”课程的教学任务。所选篇目受“文学史”评价的影响太大,使大量作为文学史现象而颇受关注但却缺少艺术经典性的作品入选进来,这与作品选读课程要解决的问题不太同步。依我之见,“作品选读”课要解决的是对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的能力,这是基础;而文学史评价的任务主要应放到“文学史”课程中去解决。再如,许多作品选读教材编者的课程目的不明确,选目随意,缺少体系性,所选作品在风格、文体等方面比较单一,这对培养学生全面掌握分析、研究风格各异的文学作品的方法和能力是不利的。又如,一些教材对所选文学作品所作的提示性分析,常常不够准确,而且往往以某种片面的结论较武断地将学生导向对作品的唯一而又片面的理解、解释和分析上。这样,该门课程原本以培养学生理解、分析和研究文学作品能力为主的目标,被学生不得不被动接受、记忆某种现成结论的事实上的效果所取代。

由此看来,要编写出一部好的“文学作品选”实非易事。一部文学作品的选本,尤其是作为教材的选本,无论在选目还是在编撰体例等方面,其背后有着很高的学理性的学术含量。要编写一部好的“作品选读”课程的教材,不仅要有精到的选家眼光,还要有对这门课程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这类选本的编撰,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很好的传统,诸如《昭明文选》、《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千家诗》等

等,都是一直广为流传的优秀选本。这些选本在流传中,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文学教育教材的功能。这里面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成功经验。我们应该不断总结前人的经验,不断地根据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要求,积极探究课程、教学的规律,以不断提高“文学作品选读”教材编写的质量。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精选》,从选目和编写体例上可以看出,编写者们对上述问题是有过认真思考的。该教材在作品选目上,无论在创作方法还是在艺术风格和文体形式上,都真正做到了丰富性和多样性。以诗歌为例,就创作方法而言,既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诗歌入选,也有包括象征主义在内的现代主义诗歌入选;就诗歌体式而言,入选诗歌以现代新诗为主,但也兼顾到旧体诗在 20 世纪文学史中的客观存在,入选了数首旧体诗词;就新诗形式而言,则从自由体诗到新格律诗、从小诗到长篇诗歌均有入选;就诗歌文体风格而言,既有抒情诗,又有叙事诗,还有哲理诗。小说、散文、戏剧等体裁的选目也都是如此,不仅充分考虑到所选作品的艺术的经典性,也注意到了创作方法、艺术形式和风格文体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对全面培养学生分析各类文学作品的能力是有益的。

该教材在作品选目的时间跨度上,始于 20 世纪初,直至 21 世纪初,兼顾到了这时期不同历史阶段所产生的文学创作。现有的教材所选篇目大多止于 20 世纪 80 年代,近三十年的文学创作佳作基本上未能选入,这多少是一种缺憾,而该教材弥补了这方面的空缺。该教材在作品选目的空间跨度上,也突破了此类教材选目基本限于大陆文学创作的做法,给予台、港、澳地区的文学创作以相当的篇幅。这种选目在时空上的扩展,有利于学生较全面地接触到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特点的文学作品,使他们对整个 20 世纪中国文学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通过对这些作品的分析性讲授,同时也能从更广阔的范围去培养学生分析理解不同类别文学作品的的能力。应该说,该教材充分注意到了“文学作品选读”课对知识传授、方法训练和能力培养的层次性要求,因而作品选目首先注重从艺术的经典性要求出发,

目的在于用好的作品来尽可能提升学生的艺术鉴赏和分析的眼光。但同时,该教材由于充分兼顾到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文学创作;而且在正式入选篇目之外,还对有些体裁列出了一些推荐作品目录,这样就使得该教材除了可以用作“文学作品选读”课程的主要教材外,还可用作“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程的辅助性参考教材。

该教材在编写体例上也作了大胆尝试,一反以往同类教材往往在所选作品的后面附提示性作品分析的做法,除了作者介绍文字外,还附录了有关所选作品的研究资料目录,这一目录经过精选后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一变化,其长处是,避免了提示性作品分析难免片面的唯一结论对学生理解和把握作品可能产生的限制,对改变学生可能会产生的只注重现成结论的记忆而忽略独立分析能力培养的学习效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所开具的参考性研究资料目录,对学生了解研究动态和广泛吸取前人研究成果是有益的。作为教材,这同时也给授课教师以更大的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参加这部教材编写的人员都同时具有博士学位和高级职称,而且都是多年从事“中国现代作品选读”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程教学的教师。凭借他们的理论功力和教学实践,教材的编写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当然,我们也期待这部教材能经得起教学实践的检验,并期待编写者们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在不断修订中使该教材更臻完善。

2010年10月

目 录

序.....	朱晓进(1)
伤逝	鲁 迅(1)
绛纱记	苏曼殊(17)
潘先生在难中	叶圣陶(31)
春风沉醉的晚上	郁达夫(47)
春蚕	茅 盾(60)
断魂枪	老 舍(78)
黄金	鲁 彦(86)
竹林的故事	废 名(101)
为奴隶的母亲	柔 石(107)
萧萧	沈从文(127)
在其香居茶馆里	沙 汀(141)
山峡中	艾 芜(155)
在医院中	丁 玲(170)
梅雨之夕	施蛰存(188)

小二黑结婚	赵树理(198)
蓁竹山房	吴组缃(212)
小城三月	萧 红(219)
荷花淀	孙 犁(239)
封锁	张爱玲(247)
苍蝇	钟理和(257)
受戒	汪曾祺(262)
红豆	宗 璞(280)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王 蒙(307)
命若琴弦	史铁生(342)
拉萨河女神	马 原(362)
轮渡上	王安忆(373)
伤痕	卢新华(380)
透明的红萝卜	莫 言(391)
顽主	王 朔(436)
塔铺	刘震云(494)
现实一种	余 华(520)
破开	陈 染(560)
地球上的王家庄	毕飞宇(587)
打错了	刘以鬯(595)
永远的尹雪艳	白先勇(598)
附：推荐书目	(611)
后记	(613)

鲁 迅

(1881—1936),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1898年到南京求学,接受进化论思想。1902年官费留学日本。1906年在东京开始文学活动。1909年回国。1918年参加《新青年》工作,同年5月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后曾在北京、厦门、广州等地任教。1927年后,在上海从事文学活动。1936年10月19日病逝。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诗《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16种。有《鲁迅全集》行世。

伤 逝

——涓生的手记

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

会馆里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是这样的寂静和空虚。时光过得真快,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已经满一年了。事情又这么不凑巧,我重来时,偏偏空着的又只有这一间屋。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壁的板床。深夜中独自躺在床上,就如我未曾和子君同居以前一般,过去一年中的时光全被消灭,全未有过,我并没有曾经从这破屋子搬出,在吉兆胡同创立了满怀希望的小小的家庭。

不但如此。在一年之前,这寂静和空虚是并不这样的,常常含着期待;期待子君的到来。在久待的焦躁中,一听到皮鞋的高底尖触着砖路的清响,是怎样地使我骤然生动起来呵!于是就看见带着笑涡的苍白的圆脸,苍白的瘦的臂膊,布的有条纹的衫子,玄色的裙。她

又带了窗外的半枯的槐树的新叶来,使我看见,还有挂在铁似的老干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

然而现在呢,只有寂静和空虚依旧,子君却决不再来了,而且永远,永远地!……

子君不在我这破屋里时,我什么也看不见。在百无聊赖中,随手抓过一本书来,科学也好,文学也好,横竖什么都一样;看下去,看下去,忽而自己觉得,已经翻了十多页了,但是毫不记得书上所说的事。只是耳朵却分外地灵,仿佛听到大门外一切往来的履声,从中便有子君的,而且橐橐地逐渐临近,——但是,往往又逐渐渺茫,终于消失在别的步声的杂沓中了。我憎恶那不像子君鞋声的穿布底鞋的长班的儿子,我憎恶那太像子君鞋声的常常穿着新皮鞋的邻院的搽雪花膏的小东西!

莫非她翻了车么?莫非她被电车撞伤了么?……

我便要取了帽子去看她,然而她的胞叔就曾经当面骂过我。

蓦然,她的鞋声近来了,一步响于一步,迎出去时,却已经走过紫藤棚下,脸上带着微笑的酒窝。她在她叔子的家里大约并未受气;我的心宁帖了,默默地相视片时之后,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音,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壁上就钉着一张铜板的雪莱半身像,是从杂志上裁下来的,是他的最美的一张像。当我指给她看时,她却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这些地方,子君就大概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我后来也想,倒不如换一张雪莱淹死在海里的纪念像或是伊孛生的罢;但也终于没有换,现在是连这一张也不知哪里去了。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这是我们交际了半年,又谈起她在这里的胞叔和在家的父亲时,她默想了一会之后,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说了出来的话。其时是

我已经说尽了我的意见,我的身世,我的缺点,很少隐瞒;她也完全了解了的。这几句话很震动了我的灵魂,此后许多天还在耳中发响,而且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

送她出门,照例是相离十多步远;照例是那鲇鱼须的老东西的脸又紧贴在脏的窗玻璃上了,连鼻尖都挤成了一个小平面;到外院,照例又是明晃晃的玻璃窗里那小东西的脸,加厚的雪花膏。她目不斜视地骄傲地走了,没有看见;我骄傲地回来。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彻底的思想就在她的脑里,比我还透彻,坚强得多。半瓶雪花膏和鼻尖的小平面,于她能算什么东西呢?

我已经记不清那时怎样地将我的纯真热烈的爱表示给她。岂但现在,那时的事后便已模糊,夜间回想,早只剩了一些断片了;同居以后一两月,便连这些断片也化作无可追踪的梦影。我只记得那时以前的十几天,曾经很仔细地研究过表示的态度,排列过措词的先后,以及倘或遭了拒绝以后的情形。可是临时似乎都无用,在慌张中,身不由己地竟用了在电影上见过的方法了。后来一想到,就使我很愧疚,但在记忆上却只有这一点永远留遗,至今还如暗室的孤灯一般,照见我含泪握着她的手,一条腿跪了下去……。

不但我自己的,便是子君的言语举动,我那时就没有看得分明;仅知道她已经允许我了。但也还仿佛记得她脸色变成青白,后来又渐渐转作绯红,——没有见过,也没有再见的绯红;孩子似的眼里射出悲喜,但是夹着惊疑的光,虽然力避我的视线,张皇地似乎要破窗飞去,然而我知道她已经允许我了,没有知道她怎样说或是没有说。

她却是什么都记得:我的言辞,竟至于读熟了的一般,能够滔滔背诵;我的举动,就如有一张我所看不见的影片挂在眼下,叙述得如生,很细微,自然连那使我不愿再想的浅薄的电影的一闪。夜阑人

静,是相对温习的时候了,我常是被质问,被考验,并且被命复述当时的言语,然而常须由她补足,由她纠正,像一个丁等的学生。

这温习后来也渐渐稀疏起来。但我只要看见她两眼注视空中,出神似的凝想着,于是神色越加柔和,笑窝也深下去,便知道她又在自修旧课了,只是我很怕她看到我那可笑的电影的一闪。但我知道,她一定要看见,而且也非看不可的。

然而她并不觉得可笑,即使我自己以为可笑,甚而至于可鄙的,她也毫不以为可笑。这事我知道得很清楚,因为她爱我,是这样地热烈,这样地纯真。

去年的暮春是最为幸福,也是最为忙碌的时光。我的心平静下去了,但又有别一部分和身体一同忙碌起来。我们这时才在路上同行,也到过几回公园,最多的是寻住所。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一不小心,便使我的全身有些瑟缩,只得即刻提起我的骄傲和反抗来支持。她却是大无畏的,对于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

寻住所实在不是容易事,大半是被托辞拒绝,小半是我们以为不相宜。起先我们选择得很苛刻,——也非苛刻,因为看去大抵不像是我们的安身之所;后来,便只要他们能相容了。看了二十多处,这才得到可以暂且敷衍的处所,是吉兆胡同一所小屋里的两间南屋;主人是一个小官,然而倒是明白人,自住着正屋和厢房。他只有夫人和一个不到周岁的孩子,雇一个乡下的女工,只要孩子不啼哭,是极其安闲幽静的。

我们的家具很简单,但已经用去了我的筹来的款子的大半;子君还卖掉了她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我拦阻她,还是定要卖,我也就不再坚持下去;我知道不给她加入一点股份去,她是住不舒服的。

和她的叔子,她早经闹开,至于使他气愤到不再认她做侄女;我也陆续和几个自以为忠告,其实是替我胆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绝了交。然而这倒很清静。每日办公散后,虽然已近黄昏,车夫又一定

走得这样慢,但究竟还有二人相对的时候。我们先是沉默的相视,接着是放怀而亲密地交谈,后来又是沉默。大家低头沉思着,却并未想着什么事。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不过三星期,我似乎于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的隔膜了。

子君也逐日活泼起来。但她并不爱花,我在庙会时买来的两盆小草花,四天不浇,枯死在壁角了,我又没有照顾一切的闲暇。然而她爱动物,也许是从官太太那里传染的罢,不一月,我们的眷属便骤然加得很多,四只小油鸡,在小院子里和房主人的十多只在一同走。但她们却认识鸡的相貌,各知道那一只只是自家的。还有一只花白的叭儿狗,从庙会买来,记得似乎原有名字,子君却给它另起了一个,叫作阿随。我就叫它阿随,但我不喜欢这名字。

这是真的,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我和子君说起这,她也领会地点点头。

唉唉,那是怎样的宁静而幸福的夜呵!

安宁和幸福是要凝固的,永久是这样的安宁和幸福。我们在会馆里时,还偶有议论的冲突和意思的误会,自从到吉兆胡同以来,连这一点也没有了;我们只在灯下对坐的怀旧谭中,回味那时冲突以后的和解的重生一般的乐趣。

子君竟胖了起来,脸色也红活了;可惜的是忙,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我们常说,我们总还得雇一个女工。

这就使我也一样地不快活,傍晚回来,常见她包藏着不快活的颜色,尤其使我不乐的是她要装作勉强的笑容。幸而探听出来了,也还是和那小官太太的暗斗,导火线便是两家的小油鸡。但又何必硬不告诉我呢?人总该有一个独立的家庭。这样的处所,是不能居住的。

我的路也铸定了,每星期中的六天,是由家到局,又由局到家。在局里便坐在办公桌前钞,钞,钞些公文和信件;在家里是和她相对

或帮她生白炉子,煮饭,蒸馒头。我的学会了煮饭,就在这时候。

但我的食品却比在会馆里时好得多了。做菜虽不是子君的特长,然而她于此却倾注着全力;对于她的日夜的操心,使我也不能不一同操心,来算作分甘共苦。况且她又这样地终日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上,两只手又只是这样地粗糙起来。

况且还要伺阿随,饲油鸡,……都是非她不可的工作。

我曾经忠告她:我不吃,倒也罢了;却万不可这样地操劳。她只看了我一眼,不开口,神色却似乎有点凄然;我也只好不开口。然而她还是这样地操劳。

我所豫期的打击果然到来。双十节的前一晚,我呆坐着,她在洗碗。听到打门声,我去开门时,是局里的信差,交给我一张油印的纸条。我就有些料到了,到灯下去一看,果然,印着的就是:

奉

局长谕史涓生着毋庸到局办事

秘书处启 十月九号

这在会馆里时,我就早已料到了;那雪花膏便是局长的儿子的赌友,一定要去添些谣言,设法报告的。到现在才发生效验,已经要算是很晚的了。其实这在我不能算是一个打击,因为我早就决定,可以给别人去钞写,或者教读,或者虽然费力,也还可以译点书,况且《自由之友》的总编辑便是见过几次的熟人,两月前还通过信。但我的心却跳跃着。那么一个无畏的子君也变了色,尤其使我痛心;她近来似乎也较为怯弱了。

“那算什么。哼,我们干新的。我们……。”她说。

她的话没有说完;不知怎地,那声音在我听去却只是浮浮的;灯光也觉得格外黯淡。人们真是可笑的动物,一点极微末的小事情,便会受着很深的影响。我们先是默默地相视,逐渐商量起来,终于决定

将现有的钱竭力节省，一面登“小广告”去寻求钞写和教读，一面写信给《自由之友》的总编辑，说明我目下的遭遇，请他收用我的译本，给我帮一点艰辛时候的忙。

“说做，就做罢！来开一条新的路！”

我立刻转身向了书案，推开盛香油的瓶子和醋碟，子君便送过那黯淡的灯来。我先拟广告；其次是选定可译的书，迁移以来未曾翻阅过，每本的头上都满漫着灰尘了；最后才写信。

我很费踌躇，不知道怎样措辞好，当停笔凝思的时候，转眼去一瞥她的脸，在昏暗的灯光下，又很见得凄然。我真不料这样微细的小事情，竟会给坚决的，无畏的子君以这么显著的变化。她近来实在变得很怯弱了，但也并不是今夜才开始的。我的心因此更缭乱，忽然有安宁的生活的影像——会馆里的破屋的寂静，在眼前一闪，刚刚想定睛凝视，却又看见了昏暗的灯光。

许久之后，信也写成了，是一封颇长的信；很觉得疲劳，仿佛近来自己也较为怯弱了。于是我们决定，广告和发信，就在明日一同实行。大家不约而同地伸直了腰肢，在无言中，似乎又都感到彼此的坚忍倔强的精神，还看见从新萌芽起来的将来的希望。

外来的打击其实倒是振作了我们的新精神。局里的生活，原如鸟贩子手里的禽鸟一般，仅有一点小米维系残生，决不会肥胖；日子一久，只落得麻痹了翅子，即使放出笼外，早已不能奋飞。现在总算脱出这牢笼了，我从此要在新的开阔的天空中翱翔，趁我还未忘却了我的翅子的扇动。

小广告是一时自然不会发生效力的；但译书也不是容易事，先前看过，以为已经懂得的，一动手，却疑难百出了，进行得很慢。然而我决计努力地做，一本半新的字典，不到半月，边上便有了一大片乌黑的指痕，这就证明着我的工作的切实。《自由之友》的总编辑曾经说过，他的刊物是决不会埋没好稿子的。